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把握打造新质战斗力的辩证逻辑

刘熙武 韩志文 毕燃

引言

新兴领域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活动范围拓展,而出现的新型战略空间和关键技术领域,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和新高地。我们要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,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。尤其要把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大逻辑,坚持以我为主,从实际出发,大力推进自主创新、原始创新,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,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,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。

把握好“新与旧”的关系,积极占领新兴技术发展制高点

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,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,尤其是军民两用型技术、关键共性技术、通用型技术、兼容型技术的重大突破与颠覆性创新,其作为传统战争形态的否定性力量,总是强制性地带来新质战斗力的跃升,这就是科技革命引发新军事革命的内在逻辑。从冷兵器到热兵器,从机械化到信息化,包括从信息化到智能化,本质上都是“新质”取代“旧质”,新兴科技牵引新质战斗力不断跃迁的过程。从新兴技术与新质战斗力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,新兴技术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,其本质特点在于“新”,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。一是坚持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原则。新兴技术的发展,新质生产力、新质战斗力的提升均建立在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,来源于久久为功、善作善成的自主创新、原始创新和军民协同创新实践中,从而最终为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提供不间断的物质和技术支撑。二是坚持“先立后破”原则。新质生产力、新质战斗力是相对于传统技术、传统战斗力而言的,二者是塔尖与基座的关系,塔尖越高,基座必须越坚实。遵循“先立后破”原则,要守住基座这个基本盘、基本盘,在此基础上强化新兴科技认知力、创新力、自主可控力,拓展新质战斗力生成的新赛道。三是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,遵循新兴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,按客观规律办事,因地制宜,推陈出新,防止和杜绝“喜新厌旧”、一哄而上,低效低质低水平重复建设。

把握好“快与慢”的关系,着力推动新兴技术快速军事应用

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

头,是所有新兴技术问题的总开关,是新质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。基础研究要“慢”下来,小火慢炖,增强新兴科技发展后劲,为打造新质战斗力奠定坚实基础,防止科研创新中的竭泽而渔、急功近利现象。同时,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要快,前瞻谋篇布局,抢占时代先机,坚持“快”字当头,下好先手棋,抢出窗口期,跑出加速度,打好主动仗。处理好“快与慢”的关系,要妥善处理好打基础与出成果的关系,该慢的一定要慢下来,该快的一定要快起来。一是要快速发现。通过实施技术探查、潜力调查等项目和活动,在全社会大生态中及时了解、发现一流企业、一流技术、一流产品,摸清资源底数、分布情形和应用前景,形成新兴技术的“资源池”“储备库”。二是要快速转化。以作战需求为牵引,坚持军事需求场景驱动,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手段,开展军事价值扫描、识别、挖掘、评估工作,遴选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重点新兴技术产品,有计划有针对性加载国防功能或预留军事应用接口,为新质战斗力生成打好物质技术基础。三是要快速应用。通过加强战略规划统筹,促进供需对接,推进资源要素共享等创新举措,打通新兴技术资源池与军事应用的壁垒与梗阻,修好“引水渠”,搭好“直通车”,将先进技术、产品与装备快速纳入军工体系、部队装备方案与装备采购计划,力争使一流的技术、产品与装备直达一线部队,推动先进生产力向战斗力快速转化。

把握好“分与合”的关系,畅通军民一体化发展路径

新兴技术军民通用性、兼容性强,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具备天然的融合属性。其与军事高技术的基础科学、原理、设备、工艺、程序等要素上具

有高度共通性共融性。这就为军民“一体化”发展,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。新兴技术天然融合的特性启示我们,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,必须处理好“分与合”的关系,打破军民二元思维定式,跳出军民分割、自我发展的窠臼,坚持走军民一体化、军民共建共享共用的新路子。一是推动标准融合。瞄准新兴科技前沿,持续深化军用标准规范改革,完善国家标准、军用标准、行业标准体系建设,保持军民两用技术的兼容性、适配性,走好标准化通用的路子,为新质生产力支撑拉动新质战斗力创造先决条件。二是强化资源共享。建立健全军地科技资源共享机制,打破军地优质资源相互封闭态势,破除军地共享渠道梗阻,制定军地科技资源共享政策制度,构建科学高效、运行顺畅的军事需求提报机制,以新质作战需求为牵引,军地向军地发力,推动军地技术、人才、数据、信息等关键要素深度融合,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的良好生态。

把握好“正与奇”的关系,增强制衡对手的战略能力

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,既涉及科技问题,也涉及军事问题,更涉及战略选择问题,要加强谋略与策略研究,处理好“正与奇”的关系,做到守正发展,以奇用兵,出奇制胜。一是持续打造先发优势。全面、深入、系统地评估世界新兴技术发展态势,客观地评估世界新兴技术发展态势与新质战斗力发展潜力,认清优势与劣势、长项与短板,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,持续在“领跑”领域形成独特的先发优势,持续打造更多、更有效、更有威慑力的撒手铜武器与独门绝技,增强慑敌止战能力。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瞄准未来打什么仗、和谁打、在哪里打、怎么打的问题,科学确定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军事应用领域,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,坚持你发展你的、我发展我的,对于必争必抢的领域,开足马力,

聚焦新质战斗力

群策集

作战枢纽是作战体系中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,是从作战全局角度思考作战、解决作战问题的关键一环。找准作战转换枢纽,对加快作战进程、主导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在决定性战场中找寻。决定性战场指的是敌我部署的主要作战方向、要点要战等。奥斯特里茨会战中,拿破仑面对兵力占优的俄奥联军,选定了地形良好的布尔诺以东地区构筑防御工事,因该地区北面是一条直通奥斯特里茨的大道,西面有哥尔德巴赫河,东面有劳斯尼兹河、利塔瓦河,河流汇合处形成一处沼泽地带,使得战场南面有了天然障碍,在河流三角洲中间地势突起,形成了普拉钦高地这一瞰制点,拿破仑把握住普拉钦这个战场枢纽,故作撤退状,让出普拉钦,诱联军主力深入沼泽地带,而后以主力夺回普拉钦,大败联军,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作战离不开战场这一基本条件,指挥员应结合地形地貌、气象水文、山川河流,从条件利弊、价值高低等综合分析找出作战枢纽,围绕作战枢纽谋划作战,实现因地制宜。

在决定性时机中找寻。决定性时机指的是在战中有利于己的时间窗口,即所谓的战机。战机未至,不可以先;战机已至,不可以后。指挥员在战场上能够先敌出手、快敌一招的秘密就在于能够找准战机、找准枢纽,一击制胜。解放战争中,当国民党军向陕北、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尚未被完全粉碎时,毛泽东同志敏锐洞察战局变化,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直插敌“胸膛”,拉开了战略反攻序幕,一举扭转战争形势,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。战场瞬息万变,战机稍纵即逝,指挥员只有把握住敌我攻防转化出现的最有利窗口,才能敏锐捕捉作战枢纽。这就需要从战略源头的源头活水。二是蓄积“转”的动能。体系推进跨军地综合性治理,聚力破解体制性障碍、结构性矛盾、政策性难题,健全新兴领域平时发展与战时转化运用制度体系,细化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,有效突破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的链路梗阻,加快构建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、同新质战斗力需求相契合的创新链、产业链、价值链,不断积蓄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“转”的强大动能与内在驱力。三是推动“质”的跃升。以加快新质战斗力生成牵引,前瞻设计作战概念,创新作战理念,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军事运用场景,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及多域运用模式,加强新型军事人才、新型作战装备、新型组织形态、新型战法的有效融合,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实现关键“一跃”,促进新质战斗力朝着更高质量、更高层次、更为优质的方向发展,提升强军胜战的科技含金量。

在决定性行动中找寻。决定性行动指的是对作战全局有重要影响、对作战目的达成密切相关的行动。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,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过主动示弱撤退、诱敌深入,在西线采取双重迂回战术,即正面以4个军进行攻击、翼侧以2个军向敌纵深迂回,整个西线战场的关键,就是翼侧迂回部队不能迅速地撕开敌人的战役缺口,直插敌后,切断敌人的后路。通过对敌撤退路线的预判,志愿军找到了三所里这一西线战场的关键枢纽,38军迅速穿插三所里,先敌5分钟抢占了这一枢纽。现代作战更强调快速决定性打击,能够在决定性行动中找到作战枢纽更为重要,可采取人机结合方式,结合作战构想找出决定性行动,借助模拟仿真、兵棋推演等手段,对决定性行动进行预演,通过作战目的契合度、匹配度找出作战枢纽。

在决定性间隙中找寻。决定性间隙指的是作战力量间的协同间隙、各战场间的协调间隙、各作战阶段的衔

抓住作战转换枢纽

高凯君 谭

接间隙、各作战行动间隙等能影响作战全局的重要间隙。第四次中东战争中,埃及联军利用“赎罪日”率先发难。埃及在西奈半岛、叙利亚在戈兰高地都打了以色列措手不及,取得了战争初期的主动。但在随后的战争中,以军先是利用埃及休整补给间隙集中力量击溃了北面的叙军,又利用埃及调集作战枢纽。这就需要从战略源头的源头活水。二是蓄积“转”的动能。体系推进跨军地综合性治理,聚力破解体制性障碍、结构性矛盾、政策性难题,健全新兴领域平时发展与战时转化运用制度体系,细化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,有效突破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、双向拉动的链路梗阻,加快构建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、同新质战斗力需求相契合的创新链、产业链、价值链,不断积蓄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“转”的强大动能与内在驱力。三是推动“质”的跃升。以加快新质战斗力生成牵引,前瞻设计作战概念,创新作战理念,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军事运用场景,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及多域运用模式,加强新型军事人才、新型作战装备、新型组织形态、新型战法的有效融合,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实现关键“一跃”,促进新质战斗力朝着更高质量、更高层次、更为优质的方向发展,提升强军胜战的科技含金量。

在决定性节点中找寻。决定性节点指的是影响作战体系运行的关键节点,找到决定性节点就找到了体系破击的着力点,就能对敌实施快速决定性打击。贝卡谷地之战,以军通过分析找出叙军以“萨姆”为主体的防空网的体系节点在于其制导雷达。于是以军以无人机为先锋诱骗叙军开机,侦测叙军制导雷达频率,而后以电子战机“致盲”其制导雷达,让“萨姆”导弹无用武之地,从而在6分钟以内摧毁了叙利亚耗资巨美建设的“萨姆”导弹防空网。现代作战体系是由诸多节点构成的,找出并打击决定性节点能够提高体系破坏效率,对加快作战进程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。通常可结合大数据、云计算等现代技术,运用结构分析法、层次分析法、关联性分析法等,找出影响作战体系运转的重要节点群,而后按照“优先级”排序,找到重要节点,实现击点破体。

切实掌控作战“关键时空”

许世勇 陈琪

分敌者胜

车东伟 毛悦

挑灯看剑

《三十六计·围魏救赵》篇说,“共敌不如分敌,敌阳不如敌阴”。意思是,进攻敌人兵力集结部位,不如打击敌人兵力分散部位;从正面攻击敌人坚固部位,不如从侧面攻击敌人薄弱部位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“十大军事原则”也明确指出,要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,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。信息化智能化战争,重视分敌,善于分敌,才能赢得战场主动权,进而赢得战争胜利。分敌作战意志。传统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攻城略地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然而,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作战目的发生了变化,其内涵已演变成影响和干涉敌战略决策,破坏和瘫痪敌作战体系,削弱或剥夺敌整体作战能力,进而动摇或摧毁敌战争意志和图谋,力争实现“不战”或“小战”而“屈人之兵”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:“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,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。”在军事打击的基础上,应注重迅速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,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,用战争的正义性、合法性争取国际舆论,用文明之师、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增强软实力,用强烈的“亮剑”意识和“亮剑”精神慑服对手战争意志,从而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敌作战意志。分割敌作战能力。传统作战,分

敌能力主要是灵活运用战术战法,把实施战役迂回、战术分割密切结合,实现乱敌部署、乱其步调,最终实现分敌能力、分而歼灭。当前,随着分布式作战理念提出,作战体系将会分解到众多小型作战单元上,通过灵活编组、自主协同,实现结构分离、功能分解、空间分散,依托网络信息系统支撑,各要素之间联系紧密、相互融合。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作战分敌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,即不再是从空间上、时间上改变敌军的数量分布,而是从结构上或功能上分解敌人,使敌人整个军队处于瘫痪、解体状态。分敌,就要打击敌体系要害和关节点,隔断敌作战链路,破坏敌作战体系的完整性和关联性,使对手作战体系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。

分化敌作战后援。传统战争一直强调争取盟友联盟作战,联盟体系成为支持长期作战的重要战争资源。今天,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,非盟友的战略资源供给也越发显得更加重要。而敌对阵营内部的矛盾纠葛和利害冲突,为分化敌人、打击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把握这些矛盾,确定打击目标,就易于形成战果。毛泽东同志非常善于从利害着眼,像庖丁解牛一样把貌似强大的敌人营垒,准确地解剖开来,分为若干类型、若干层次、若干性质,从而抓住时机,逐一歼之。分化敌国际联盟,压缩敌国际空间,陪敌于孤立无援之地,就能有迫使敌方出现反战、急战、停战的情绪,最大限度削弱敌军战斗力。

谈兵论道

作战时空,是攻防双方作战所依托的客观物质载体。作战中,哪一方作战时空利用效率高,则战场主动权和作战取胜的把握就大。传统作战,主要通过各个时空作战效能叠加最终战胜对方,总体作战时空利用效率较低;而信息化智能化作战,强调体系与体系对抗,攻防对抗的“决胜点”往往集中在某些关键作战时空,其作战效能发挥高低、作战进展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作战成败。这就需要高度重视作战制胜关键时空的整体筹划设计、精准捕捉调控,从而牢牢掌控作战关键、把握作战主动,高效达成作战目的。

立足全局科学设计。从作战全局设计作战时空,是作战筹划的重要内容,反映指挥员对作战时间、空间的整体运用和把握。通过对作战时空科学设计,才能确保高效利用作战时间,在作战空间上形成对敌作战体系结构优势。首先,科学划分作战时空。应围绕作战总体时间,按照作战可能进程,对各个作战阶段的起止时间、持续时间等进行科学划分,做到精确、高效利用作战时间;还应根据战场有形无形空间,对各个战场空间进行功能上的科学区分,最大限度提高作战空间的利用效率。其次,突出作战重心时空。应围绕

主要作战方向、重点作战目标、重要作战阶段、主要作战行动等作战重心时空,精确设计各类作战力量、各种作战行动等投入交战时间、进出空间、使用频域等,确保在作战重心上能够集中整体作战效能,发挥最大作战效益,实现预期作战效果。再次,整体关联作战时空。为使各个作战时空形成有机整体,发挥体系作战威力,在科学划分作战时空的基础上,还应明确各个作战时空的转换条件、方式等,包括转换后各个战场空间的相互关系、作战时限要求等,以确保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个作战时空能够有机关联、整体联动。

着眼变化精准捕捉。作战中,随着作战进程发展,攻防双方对抗行动将主要围绕特定时空展开,特别是远程打击、立体攻击等手段大量运用,使作战关键时空变化更快、不确定性增大,这就需要实时感知战场态势变化,精准捕捉作战时空,快速释放作战效能,达成作战目的。首先,找准速度薄弱时空。应通过对敌作战体系结构分析,找出支撑敌作战体系的要害目标以及薄弱部位,将其作为主攻方向和重点作战目标;还应分析敌作战准备、行动规律、指挥人员特点等,找出最利于击败敌人的关键时间,给敌以突然痛击,使敌再无还手之机。其次,动中把握关键时空。应密切关注敌作战动向、人装战损等变化,找准敌后续不继、伤亡惨重、作战顶点到来等有利时机,对敌发起突然攻

击,摧毁敌“最后防线”;还可通过兵力火力佯动、欺骗、牵制等手段,诱逼敌暴露薄弱部位,而后对其实施打击。再次,系统辅助决策时空。在兵棋推演、计算机模拟等系统平台辅助下,可对攻击方向、主要行动、主战力量等进行模拟推演和评估,通过数据验证方案、计划的可行性、风险度,从而找到最恰当的攻击时间、方向、部位等,为正确选择关键作战时空提供决策支撑。

快速聚优突击精打。信息化战场,“发现就意味着摧毁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作战中,拥有高精尖武器的攻防双方始终都在找寻关键时空,企图给对方以致命一击,以快速达成作战目的。这种快聚、精打、速决作战模式,要求在作战中抓住作战关键时空实施快速精确打击击敌作战。首先,快速建立体系。应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、空间,隐蔽快速地由多维空间、多个方向以多种方式机动作战力量,在敌尚未发现或做出有效反应之前,在预定攻击或防守方向、目标上聚集作战力量,短时间内形成对敌非对称作战优势,以达成作战时间、空间上的突发性。其次,多域精确瘫痪。应集中使用远程精确打击力量,从地面、空中、海上、电磁等多域战场空间,运用多种打击方式和手段,对敌作战体系指挥机构、通信枢纽、网络节点等要害目标同时实施精确打击,一举瘫痪敌作战体系功能。再次,速决割裂围歼。在精确毁瘫基础上,综合运用穿插、机降、渗透等方式,

从多个方向对敌作战部署实施快速立体割裂,切断各域之敌相互之间联系,抢占各域关键空间,而后分区对敌实施分割围歼,快速歼灭敌有生力量。

适时转换有效控制。作战中,想要彻底战胜对方,除了对敌关键作战时空实施致命打击、高强度毁伤,以瘫痪、失能作战对手外,还应适时快速进行作战时空转换,通过控制关键作战时空,巩固扩大作战效果,才能赢得最终胜利。首先,适时转换时空。在作战目的基本达成或局部作战任务完成后,应根据作战进一步需要,适时组织作战时空转换,通常由攻防对抗转入控制作战,以达成控制战局稳定的目的。根据需要也可在局部作战或阶段作战目的达成后,适时进行局部作战时空转换,部分或局部转入控制作战。其次,控制关键时空。在完成对敌作战体系要害目标毁瘫、攻占敌关键作战地区或目标同时,应就近便捷组织力量快速控制已夺占地区和重要目标。时间上,应趁敌尚未做出有效反应之前予以控制;目标上,应重点控制敌关键要害目标或部位,并做好防敌报复准备。再次,巩固扩大时空。在控制关键要害目标同时,应趁敌展开后续行动,在时间衔接上,控制时空行动应与攻防行动一体设计、连续实施、无缝衔接,在进程上不给敌任何喘息之机。在空间拓展上,应由控制敌关键要害目标向控制重要和一般目标拓展,包括对重要的民用设施控制等。